

玉簪心事

杨雪

一年一年，太匆匆，每每看到玉簪花，我就会想到小时候母亲带我理头发的情景。母亲的青丝白发，不过倏忽之间，也是匆匆。爷爷和奶奶故去后这几年，我不太敢回豫宛老家，也不太敢和母亲视频通话，故乡和亲人，始终是我不敢触碰的暗伤。母亲的头发逐渐花白，又凌乱又干枯，眼神里也没有了许多年前的明媚。我若不能护佑她、照看她，除了心疼和寒暄，我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幼时的我和彼时的母亲，都没有留过长发，记性很好的我，甚至都不记得家里是否有过一把梳子。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为我束过长发或编过辫子，反而很清晰地记得，骑自行车专门卖洗头水的货郎，在村子里的高声吆喝：“打洗头水的来了……”，于是母亲就会从堂屋的长桌底下拿出空瓶，打开门后炕洞里的小筐箩，从破布卷里拿一毛钱给

我，让我去打一瓶洗发水。那洗发水稠稠的，粉红色的，有淡淡的香味。春夏里洗头发好解决，秋末和冬季，洗头发日子大多是结束了农忙后，母亲在院子里生火烧一大锅水，我从前院奶奶家的气压井上，跑几趟拎回来好几桶水，一路洒洒流流的，一桶到家顶多剩大半桶，那也高兴极了，毕竟，用这么香香的洗发水洗完头，好几天浑身都还是香的。邻居的姐妹们一看我去拎水，就知道我家又要洗头发了，三三两两地抱着盆子就进我家院子来了，东院姐帮忙烧水，北院姐妹忙着给自家小不点妹妹兑水试水温，也有往灶坑灰堆里埋红薯的小妹妹……热热闹闹的洗发日，在女孩子们的儿时记忆里是那么玲珑。

母亲却并不让我留长发，她总叮嘱我，小女孩子的，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别想着打扮自己，长大了再留头发。于是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是短发学生头，顶

多留过几次童花头。四年级去领寒假作业的时候，皑皑大雪把松树和铁树都压弯了，学校的老师们不知从哪里借来一台照相机，给每个孩子都照了一张雪景照。那是少年时的我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那年女生中都流行各式各样的发卡，有红底白点的、有荧光蓝的、有纯白色的，我羡慕极了，却并不敢跟母亲要钱去买。照片洗出来了，基本每个女生都戴着漂亮的发卡，只有我和个别女生没有发卡，我的童花头齐刘海压着浓浓的眉毛，抱着雪松往后仰着，落雪扑扑地灌进衣领里，像个傻孩子。回家就跟母亲商量，趁过年也给我买个发卡吧？！母亲没有直接答应我，说过两天置办完年货再看看。我心里有些不乐意，却并不敢跟母亲多缠搅。

隔了几天快到年根，父亲从孝义煤矿回来过年，母亲带我去街上的公交站接他。等候公交车的时间，母亲带我去

街上的百货商店，让我选择喜欢的发卡。父亲下了公交车，除了少少的行李包裹外，还背回了一麻袋核桃，沉甸甸的把父亲的腰都压得直不起来。母亲让父亲先骑自行车带我和行李还有核桃回家，她留了少半袋子核桃在街头叫卖，想要给我买个喜欢的发卡，再买一件背后有大熊猫图案的鸭绒袄。

大学临毕业前，偶尔在街头用公用电话打给邻居，请母亲过来接电话，母亲每次急匆匆接完电话，不忘叮嘱我，可别剪头发，把头发留起来，等毕业就能扎辫子盘头发戴簪子了，要像个大姑娘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的头发长长短短，短短长长，却依然未见过母亲长发的模样。我总想：有一天，能给母亲创造优渥的生活条件，让母亲也如明媚的女子一般，在阳光下梳理长长的头发，插上一朵美美的玉簪。

刘鸿瑞故居
门前的古槐

张鹰

是谁郑重地种下你
他又去了哪里
他知道你活了多少岁数吗
在他离去后的许多年里
一年年
你努力地生长着
就像当初与他的约定
不偷懒 不懈怠
看好家 遮好一片阴凉
你有多少年没见过他了
自从跟你约定后
他陪了你多少年
后来他又去了哪里
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
是他不守当年的约定
是你表现不够好吗
你从春天走过
用藏了一个冬天的力气
努力发芽
还是很懊恼啊
一只手臂再也不能返青
你知道 自己正在渐渐地老去
生命正在悄悄抽离你苍老的身体
那天一群年轻人吆喝着
支起你垂下的头
你又有眺望远方的力量
你满意地巡视着来往的人
时不时在你的庇护下歇息
你多想告诉他
我还在 我依然记着你当年的话
只是你啊
何时归来

推荐一本好书

一张网的救赎
——读《夏洛的网》有感

刘丽

《夏洛的网》是作家怀特所著，是一本伟大的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更是一本献给成人的童话。

当翻开这本书，首先被一段评语深深震撼：我觉得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应该只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读过《夏洛的网》的人，另一种是将要读《夏洛的网》的人。由此可见，这本书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是如此深远。

作者怀特以独特的童话视角，塑造了一只灰蜘蛛夏洛凭借超人的本领和智慧，在猪栏上织出了被人类视为奇迹的网络文字，以此帮助一只孤独绝望的落脚猪——威尔伯，赢得了特别奖和一个安享天年的未来。看似渺小的夏洛用尽一生的努力去帮助、托举她的朋友威尔伯，彻底逆转了威尔伯任人宰杀的恶运。

这不得不让我重新思考，我们人类一直所关注的人生课题——关于友谊。

谷仓里的动物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和笨拙憨厚的威尔伯做朋友。这只可怜的小猪被孤独折磨着，他饭不思、夜不寐，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夏洛的一句：“我喜欢你”，如同黑夜里的一束光照亮了威尔伯的“猪”生，夏洛的出现带给他无尽的欢乐与幸福。

当我们身处人生的低谷时，是否也渴望得到真正地理解与支持？然而我们常误以为“喜欢”是聚光灯下的角逐，必须“漂亮”“优秀”，才可登台亮相。殊不知真正的喜欢是一个灵魂甘愿为你俯身弯腰，只因你本身的真实存在。正如夏洛所说：“你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一天，老羊告诉威尔伯，在圣诞节他将会被主人宰杀，成为餐桌上的熏肉火腿。这个可怕的消息对于单纯无知的威尔伯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就在他痛苦绝望之际，夏洛的一句：“我救你”，让威尔伯重生了希望。

夏洛每天都会安慰并鼓励威尔伯，让他安安静静，快快乐乐，她会想办法挽救他的性命。夏洛精心谋划，凭借超人的本领和智慧在猪栏上织出了“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谦卑”这些奇特的景观。当这些文字奇迹般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威尔伯便从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猪变成了一只人见人爱的“网红猪”。威尔伯在夏洛不计回报的帮助和托举下，从胆小怯懦、孤独绝望变得自信满满、光彩照人。

在当今这个以“利益”衡量一切的社会，我们不应该要求朋友成为夏洛，而是自己应努力成为一束光，去照亮、去温暖身边的人。看，那大地，默默承载万物，从不索求回报；看，那

流金岁月

不能忘却的老酸菜

吕思桥

老酸菜是过去农村人寒冬里的当家菜，它那清香的味道、酸爽的口感是现在的速成酸菜无法相比的。

每到霜降收完白菜时，人们也就准备渍酸菜了，首先是选好菜，理想的品种是“小根青”，它棵细、帮薄，菜帮、菜叶颇长，菜柔软，口感也好。选好的白菜晾晒两三天让菜帮变蔫。渍菜时，把菜放到热水锅里焯一遍，火候适当，然后一棵挨一棵摆放在大缸里，一层层压实，上面撒少量食盐，装满后压块扁平的大石头，避免白菜上浮，冬至过后，理想的酸菜就腌制成功了。

我三婶腌制的酸菜全村闻名，酸脆爽口、清香四溢，每年刚过小寒节气，就有城里的宾馆、饭店主动上门订购，八大缸酸菜供不应求。

酸菜汤是大家普遍喜欢的农家菜，切酸菜之前，母亲总要把菜刀在缸沿上磨几下，让刀刃更锋利，她把酸菜帮片得飞薄，切出来的酸菜丝均匀、纤细，这样炖出来的酸菜才入味儿。如果放几块五花肉，那味道真是太美啦，可那年月家家都买不起，放点冻豆腐就不错了。酸菜汤总能给寒冬里的人们以温馨和慰藉，喝一口汤，酸溜溜的味道，热乎乎的感觉。再咬上两口喧腾腾、黄灿灿的玉米面饼子，大嚼大咽，算得上农家可口的饭菜，在贫穷的生活中，让你情不自禁地感受到庄稼人有滋有味的伙食，粗饭素菜也洋溢着生活的温馨。

我对酸菜馅儿饺子情有独钟，它也是乡下人逢年过节和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主食，母亲包的饺子馅儿皮薄、溢香可口。小时候，每到大年三十，母亲就会事先把酸菜馅儿剁好，攥出酸菜里多余的水分，饺子的质量高低不光决定于食材和佐料的调配，和馅儿的搅拌等工序也有很大关系。母亲每次和的饺子馅儿，不稠不稀，紧实成团，她把一块五花肉剁碎，再添加葱花、姜末、撒上适量的花椒面、食盐，倒上酱油和豆油，再适当地添一点老汤，用筷子顺时针搅拌，饺子馅儿的制作就完成了。

通常是我擀皮，母亲包，只见她左手托着面皮，再右手拿勺在馅盆里一舀，往面皮上一扣，右手五指把面皮对捏，一个漂亮饺子就诞生了。圆鼓鼓的饺子规整地摆在秫秸盖帘上，好像一个个饱满的元宝一样惹人喜爱。那出锅的饺子，白白胖胖、热气腾腾，咬上一口满嘴香味，猪肉的醇香和酸菜的酸爽中和，称得上农家的美味了。

数九隆冬，屋外北风呼啸，大雪飘飞，劳累了一年的庄稼人围坐在土炕上有说有笑，尽享冬餐桌上老酸菜这有滋有味的佳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市场上的酸菜也不缺少，但正宗的老酸菜却很难寻觅。它那诱人的味道、清爽的口感，成为我久远的回忆，也许，这就是对老酸菜念念不忘的缘故吧。



征稿启事

《京西时报》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每周1个整版，逢周五出刊，设有《文化纵横》《推荐一本好书》《流金岁月》《花蕾》《联苑》等栏目。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

一、征稿要求

1.内容：须为原创，拒绝AI生成，文责自负。
2.体裁：散文（非虚构）、小说、诗歌、书画、摄影、篆刻、剪纸等。
3.要求：散文、小说：600—1500字为佳。
诗歌：不超过30行。
书画等：照片在1M以上，清晰、干净。

二、投稿方式

1.投稿邮箱：mtgxwzs@vip.sina.com
2.投稿要求：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标题统一格式为“区域+作者+文体+标题+字数”，如“门头沟李某某散文《秋思》1235字”。
3.投稿提醒：来稿时，请注明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等。
4.联系电话：69849082（重要稿件，请电话确认）
5.联系编辑：贺京梅

三、版权声明

作品一经刊用，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

《京西时报》
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

小说

大厨李一勺（二）

赵春光

（接第1951期）

酒是好东西，解愁、解乏、解闷，烘托坐席气氛，应了那句无酒不成席的俗语。李一勺也好喝一口小酒。“请知谢知”是琉璃渠办事的风俗，就是主家在办事前和办事后，要把厨师、张罗人、干零碎活的人，请在一起吃顿饭，前是策划安排，后是答谢。不管是哪家请李一勺当大厨，这两顿酒是不能少的。村里正街上就有个老字号的聚兴烧锅，李一勺就爱喝那儿的烧酒。

李一勺的爹娘快40岁才有了他这唯一的儿子，如今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奔着30了，就整天家为他的婚事发愁。这天他们把李一勺叫到跟前，一脸严肃地说：“儿呀，你也老大不小的了，现在又学了一手做菜的本事，往后混口饭吃该是没问题了，你该娶房媳妇，也为咱们老李家续续后。”李一勺听了低下头。其实自从他学成厨艺能独当一面后，媒人早就踏破了他家的门槛，找个他这样的爷们儿，最起码生活能有个保障，可是李一勺只管嘿嘿傻笑，就是不吐个口儿。今天，急在心头的爹娘又问到这事，他不能不说话，“我师傅四十好几了还单着呢，我怎么好先成个家，二老放心，儿子心里想着这事，有数。”

其实，李一勺心里还真的有个女人的影子在晃悠，那女子就住在村里，她不是村人街坊的哪家黄花闺女，那女子是村里地主邓富安的小妾菊红。李一勺早就知道邓富安除了正房之外还娶了好几房妾室，他也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远远近近地瞄过，唯独邓富安去年根儿上娶的这房小妾，他还从没有见过。“她娘的，穷人家一个老婆都讨不上，地主家一个老婆都可受得了！”李一勺想起来就牙根儿疼。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琉璃渠都要在村西头长桥的戏台，唱上一天的折子戏。明清皇家琉璃官窑就建在琉璃渠村南，历史最后一位官窑窑主六当家的非常爱听戏，而且他就爱听山西梆子这口儿，六合班就专唱山西梆子。这也不奇怪，因为负担着六合班日常生括开销的六当家的祖上是山西榆次人，所以他养的这个戏班子就唱山西梆子也就不奇怪了。凡是遇到重大节日，或是远近的有钱人家祝寿、婚丧嫁娶等，六合班都会被邀请去唱戏。琉璃渠村里祖上从山西过来的人也不在少数，尽管年轻一些的人不能完全听懂山西梆子，但台上演员华丽的装扮，咿咿呀呀的唱腔，功底深厚的动作，引人入胜的剧情表演，台下热烈浓厚的气氛，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它强烈地吸引着人们，所以这一天，远近各村的人们都会聚集到琉璃渠来看戏。邓富安和六当家的虽然平素来往的并不多，说白了，他们还不是一路人，但遇到大事还是会相互捧场的，比如唱戏这事，邓富安每次都会带着自己的家眷前来听戏捧场。

过了大年，正月十五这天说到就到了，六合班的戏照旧开唱。从一大早就人头攒动，看戏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把村西头长桥的戏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京西古道就从大街穿村而过，不少西去东来的商旅也被吸引到戏台前驻足观看。

太阳两竿子高的时候，邓富安带着一家子前来看戏了，其中就包括他去年根儿上新娶的小妾菊红。戏台下的最前面摆着几张八仙桌子，周围是一圈儿条凳，是给那些有脸儿有钱有地位的人留着看戏坐的。

邓富安带着一家人从外围往里走的时候，李一勺和菊红正好擦肩而过，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了邓富安这小妾的庐山真面目。由于人多，李一勺的左臂不经意间挤蹭到了菊红软软的胸脯，虽然她穿着冬衣，但李一勺还是心里激灵了一下。菊红出于年轻女人本能的反应，猛然扭头望向李一勺，正要愠怒，看见的是一张方正敦厚的脸正在冲自己歉意地憨笑。菊红的脸上瞬间飞过两片红霞，她赶紧扭回头继续往前走。就是这四目相对的一眼，让李一勺看清了菊红的模样，青春妩媚、俊俏可人，皮肤白皙干净娇嫩，两只眼睛乌黑清澈，略施脂粉，恰到好处。也是这一眼，让李一勺第一次见到女人后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再也不能放下。邓富安一家子从人堆里这么一过，边上好多人都偷偷打量着这个地主的小妾。李一勺还不认得菊红，就四下打听，“跟在那富安身后的那个女人是谁呀？”有人就告诉他，那小娘们儿是邓富安去年新娶的小妾，叫菊红。“可惜了！可惜了！”李一勺一边摇着头，一边心里默念着。

（未完待续）